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五〇五

頤道堂文鈔十三卷附一卷 陳文述 撰

一

古春軒詩鈔二卷古春軒詞鈔一卷古春軒文鈔一卷 梁德繩 撰

二四七

菊潭詩鈔八卷 沙增齡 撰

二八三

春園吟稿十六卷 查有新 撰

三八一

椿影集六卷 馮春暉 撰

五一五

鐵盂居士詩稿五卷 汪全泰 撰

六六五

頤道堂文鈔



序

文章之道以經濟爲最貴爲其有神於國計民生不徒託諸空言也然非有上下千古之識而又深明當世之務則其言雖震世駭俗而終不適於用陳君雲伯昔在京師嘗及余門詩文之美見重都下人亦恬退簡靜無放言高論之習蓋非特以才見者出都以後僅丁卯夏一見於河上不相見者又二十餘年矣今年春余奉

命閱視南河君來袁江謁余方舟南下因論河渠之事得盡讀其文章駢散各體皆有可觀論事之作尤切實明暢可見諸行事君昔佐阮雲臺浙江中丞幕海氛方熾衆贊匪盡飛書草檄多出其手卒以平賊及官外吏所至有循

頤道堂文鈔序

良之譽一官一邑條教號令咸以風俗人心爲本海運之議君首言其可行著有成議閱十餘年而終見施用河上諸議今所行者多本其說君嘗佐兩河帥幕兩河帥言近日明習河務所見遠大無如君者借用其言而未得用其人也君亦但期用其言以有神於國計民生而一己之功名進退非所計焉學問之氣盎然深矣君又爲余言通州漕糧宜分貯京師以去花戶積久之弊郡縣接壤之地宜駐丞倅佐貳以資控制其他因時變通類皆有深識遠見方之古人蓋桓寬賈誼之倫不當僅以文人才士目之也君有才子曰裴之能傳君學所爲西北水利議二萬餘言鹽筴本論亦深中今日之弊惜無祿早逝君恒抱西河

之咸余謂人不壽而文傳猶之壽也况父子皆以經濟之
文名世則其壽適於尋常之麗眉黃髮多矣目前之欣戚
又何足介意乎因書以慰之卽以爲文集之序
道光戊子二月長白英和書於寶應舟次

願道堂文鈔序

願道堂文鈔卷一

海運議

嘉慶十五年三月初三日大府檄行奉

廷寄以頻年淮黃多患恐致誤漕前代本有海運之法
飭令籌議試行五月二十二日又奉轉行以海運之外
尙有何法可以抵通詳加籌畫飭令妥議章程以期有
備無患此誠今日之急務當世之至計也甲寅之秋河
決衝家樓運道中絕糧艘回空者不得南下新漕將誤
余師儀徵阮雲臺中丞方撫浙承

明詔籌海運之事業有成議並輯前人之說爲一書旋

願道堂文鈔卷一

以河復中止丙寅春余自都南旋道經廣陵師留寓文
選樓五日得讀其書心焉識之今年承乏海隅亦在飭
議之列迺按圖攷書推廣前說博采輿論加折衷焉謹
上議曰

禹貢九州各有水道以達京師實爲後世運道之始而沿
於江海夾右碣石海運昉焉逾洛逾沔陸運昉焉史自秦
紀蜚芻輓粟起於東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
鍾而致一石見史記主父偃傳漢書亦載之惟以東腫作
黃腫蓋卽今之黃縣也而未詳其道海之由漢元封二年
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畧稱孫權通使
遼東貿遷有無吳志嘉禾元年遣周賀裴潛乘海至遼東

錢謙益



二年遣張弼許晏賀連等送公孫淵使舒綜奉海還並
以金寶備物授淵觀景初二年司馬懿伐遼東屯糧於黃
縣造大入城船從此出隋開皇十八年漢王諒軍出榆關
值水漲餒餉不通周羅喉自東萊泛海大業七年敕幽州
總管元宏嗣往東萊海口造船唐貞觀二十二年將伐高
麗敕沿海具舟艦爲海運此皆海道之見於史者開元中
李適之爲幽州節度始督海運是以杜少陵有遼海雲帆
東吳杭稻之句此又唐時海運之確證有元一代始從伯
顏議以至元十九年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
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石由海道至京師二十一
年罷阿八赤開河之役以其軍及水手萬人運海道糧是

頤道堂文鈔卷一

二

年定例江淮歲漕一百萬石海運十萬石濟州運三十萬
石膠萊運六十萬石蓋其時膠萊河已通也二十二年詔
罷膠萊所鑿新河以軍萬人載江淮米泛海由利津達於
京師則以淮子口伏石傷船之故大德十一年中書省奏
每歲海運漕糧一百四十五萬石今年浙江歲餉不能如
數請仍舊例湖廣江西各輸五十萬石並由海道達京師
則江廣漕米亦由海運可見至大三年命朱清子虎張
瑄子文龍往治海運是歲江浙漕三百萬石元史食貨志
所云民無稅輸之勞國有蓄儲之富當以爲一代良法則
海運之效可觀矣按元人海運之道有三初伯顏建議自
太倉劉家港入海經揚州海門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

沿山嶼而行抵豐城縣歷海州東海縣密州膠州放靈山
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抵成山計水程至楊都馬頭
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陳便道自
劉家港開洋至撈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鳳橋沙
大洪又過萬里長灘血沙放大洋過清水洋黑水洋至成
山過劉島至之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
差徑直至正十三年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自劉家港入
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
至劉家島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口舟行風信
有時自浙西之京師不兩旬比二道尤便洪武四年遣
東卽發兵五萬戍遼命鎮海侯吳楨總舟師萬人由登萊

頤道堂文鈔卷一

三

轉運歲以爲常嗣是封張赫爲航海侯朱壽爲舳艫侯歲
一舉行軍食賴之永樂十年以後平江伯陳瑄開清江浦
尙書宋禮開會通河成始罷海運并罷膠萊運然海船猶
存遮陽海運未廢宋禮之議曰雖由會通價運每三年海
運一次是當時未嘗絕意於海運也宏治間大學士邱濬
倡議請於無事時通海運故道與河漕並行一旦河漕少
有阻滯此不來而彼來並請訪求素知海道曲折者講求
傍海通運之法隆慶間魏時亮梁夢龍等咸議及並試行
之亦可見前人之未嘗一日忘海運矣夫會通河之成北
藉汶泗之流南借淮河之助萬艘雲集直達
神京有聯幫接觸之安無鯨浪蛟涎之險誠萬世之良法

美意也然南北嚙喉恃此一綫以通脈絡其利也借淮以刷河借河以助運一舉而三善備其弊也河流潰決運道不通百萬之人無所仰食則盤錯艱鉅之會不得已而思變計又不可徒慕良法美意之虛名坐視其弊而不知拯國朝康熙間河嘗爲患其時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停運數載然後河臣得專力以治河河治淮治而漕亦以治

京師之民食晏如也今河務亦孔亟矣始則因河以誤漕而多守候牽輓之費繼則因漕以誤河而停疏濬脩築之功誠如

聖諭無一日不言治河亦無一年不虞誤運欲求兩治轉致兩妨太倉之粟雖如故而孳生日衆仰食者日益蕃停

顧道堂文鈔卷一

四

運以治河非萬全無弊之策也而河防不脩設一旦梗塞之虞勢必河與漕兩受其弊而不可治夫利不極不剏制害不極不變法守經持重者大臣之體也思深慮遠者諍士之圖也處今日而論河漕不得不爲未雨綢繆之計矣則殫心竭慮於輕重緩急之交莫如海運宜夫當世競言海運而莫能決者以利害之說惑之也惑於利害者不知害一而利十害虛而利實利可趨而害可避也今就管見所及之利害引伸而詳明之或亦可爲愚者之一得乎蓋海運有十利焉糧艘例貯八百餘石實不過七百石海艘大者所貯一當糧艘之三次亦當其二其利一也河則尾銜驛次不能相越海則因風乘便不勞守候其利二也河

則糧艘牽輓萬夫邪許海則長風飽帆不煩人力其利三也河則一舟淺擱通幫起駁海則汪洋萬頃不虞阻滯其利四也河運回空少遲便慮守凍海則冬夏可行其利五也河則魚貫逆溯一舟失利連檣被觸海則轉可相救不致俱糜其利六也河則一年一運尙虞阻滯海則一年兩運多則三運其利七也河運公費每石併計約及七錢有餘州縣之津帖倍焉海運則公項之費給其全而私帖給其半即可集事弊可漸清其利八也仰食有資人心安定百貨走集民用日饒其利九也甯此暇以治河其利十也害二而已曰盜賊曰風濤慮盜賊者此習聞閩浙海洋之情形而未見江南山東海洋之情形也蓋盜艘必有屯聚

顧道堂文鈔卷一

五

窟宅閩浙海洋島嶼多故盜足以容今自浙江羊山馬嶼以北曠蕩千里無島可容又沙淺不熟船制不同閩廣之船至上海者不至天津江南之船至關東者不至閩浙此其明驗賊豈異於人哉故盜賊之害不能不存此說而實則可無慮也若求其無弊則亦不過於浙洋黃盤大小羊山馬嶼盡山一帶專派水師巡緝攔浙盜無使逸出滋擾江南山東本有沿海水師更番巡哨申明舊例責以實力奉行而已至風濤之患何地蔑有糧艘之行運河安穩如磐石矣而三屆三壩渡江渡黃亦不能保無失事也內河失事者有之矣海運則狎浪之險十倍糧艘而制作堅實舵水精練亦百倍糧艘嘗詢之長年三老海艘之行關東

天津失事者百無一二焉非因利乘便駕馭得宜哉則海運之說亦何憚而不行也然則其中別無變計乎曰是有三焉一則徑由海運至天津也一則循海至山東膠萊陸運三百里由海倉口舟行達天津也一則開膠萊新河也海運至天津出口之道劉家港近已淤塞淮安卽今淮黃並行之道皆不便於行莫如會於江蘇之上海由上海啓程六十里至吳淞口八十里至崇明沙汛一百二十里至茶山三十六更至石島二更至俚島三更至威海島三更至岐山所三更至廟島十八更至天津外口二百六十里至天津內河小關口更六十里合計內港外洋共四千五百二十里此皆就其島嶼可指者而言近訪之熟習海道

頤道堂文鈔卷一

六

之人徑直行不過三千餘里風汛有常速則七八日遲則二三日元人舊制每歲春夏兩運以今見聞所及假令南兌無守候北壩無留指南則隨到隨裝北則隨到隨卸每歲當可得三運其船則試行之初不必造也上海崇明海門通州有熟習北洋專載客貨往來關東天津登萊膠州之船名曰沙船大者可三千擔次者亦二千餘擔以上海道衙門冊籍計之當不下五千艘其可用者不下二千艘冬春之間停泊水次待人雇用或有南中無貨可載實以土石放空至山東直隸水次沿途攬載貨物者船以擔計行關東者則論關撥關撥以二百六十船爲率猶膠擔以四百船爲率文登擔以千六百船爲率也以關撥論每擔

可兩石也酌中定價運至天津每關撥水腳約一兩五六錢照民價雇用則每石八錢當可敷用加以南北駁運起卸亦不過每石一兩也此船往來山東直隸關東兼載紅梁豆麥制作堅實並不損壞且北洋水性寒冷與南洋水暖者不同不患潮濕亦不慮蒸變也假使得沙船一千艘每艘准令裝貨若干外約裝米一千石則千艘可載一百萬石一年兩運可載二百萬石矣今蘇松常鎮太五屬之米計不過一百三四十萬全行海運尙不需兩運也浙船之往北洋者惟寧波有之其船有名三不像彈船二種均係本地客商自備往來貿易不能外雇乍浦一口祇有往來閩廣之船故浙漕欲議海運亦必需用江南之沙船江

頤道堂文鈔卷一

七

南之沙船有餘更可以運浙漕而乍浦出口至北洋必由羊山帖近黃盤洋而水性路徑均不熟悉沙船往兌駁船運送皆不相宜故浙運亦必會於上海而後可惟漕運之難既在南中之滯滯兼在北壩之遲留海運與河運事同一律海船載貨抵次向有舊章以十五日爲期過期卽照議增價然此指客貨而言設裝載米石不卽起卸或過於挑持米色則運腳之入不敷耗費一運之後盡皆裹足矣故試行之初押運可無需員弁而北壩交卸則不可不委官前往代爲經理俾隨到隨交免致守候之煩至米石升合向由船戶包認設有短缺照數認賠大槩皆然再優加以折耗當不慮其規避假令試之有效長遠舉行則以官

法部勒或以數十艘爲一幫或以一府爲一幫以身家股實者爲之領袖領袖之人一年無誤優以升銜三年無誤優以實職卽專責以領運之事早到者倍賞之則踴躍趨公自必爭先恐後此又鼓勵人才以資核實之一端所當漸次議及者也然此舟歷黑水洋白達頭石礁經成山有始皇橋臥龍石諸險持重者慮之則膠萊陸運之法可行也漢隋瀕河建倉而唐裴耀卿開山陸運置倉三門東西節級轉輸實師其意則陸運者又所以權常變而策其萬全者也海運之道必由成山路既遼遠轉折風汛不能適合又山石陡入海舟間有觸損之虞是以元人卽議開膠萊河以避之顧其說自元迨明屢議而敗於垂成且以目

顧道堂文鈔卷一

八

前事勢論之或亦未暇兼及則自上海開船循海埂而達膠州再議膠萊陸運之法亦未始非變通之計且膠萊陸運明人嘗言之矣倪元璐欲於膠萊河未通處所用陸運云將漕米運過亦是一策而兩邊船隻車馬亦費區處此膠萊陸運之一證也黃允恩曰海運將淮揚重船運至膠河輕船接入萊河其間通濬小河多造腳船如通州抵壩故事於嶺山建倉駕車仿古河陰洛口之運以待回空受載自淮河抵膠自海倉抵天津計日可以直達卽成山一轉亦縮近數倍每年三運四運無不可者此又一証也由倪說觀之所須籌者陸運之車北運之舟也由黃說觀之所需建者倉廩也蓋明人屢議開膠萊河又元時所開尚

未盡湮所不通者分水嶺之數十里耳故倪說但指未通處所而黃說惟於嶺山建倉今之膠萊河形雖存而湮塞已久則建倉之法迤南則當於馬頭附近淮子口之處建倉十座約可貯五十萬石迤北則當於海倉口入海之處建倉五座約可貯三十萬石以爲南北轉運存貯之地至車馬之用以一石重一百三四十觔計之每車一輛載千四五百觔則一車不過十石自淮子口達海倉口計程三百里百里一站作三站計每車往返六日一月可運五次載五十石百輛每月亦不過五千石千輛之車始可集事膠萊地近海隅車馬未必足用則或兼用牛車騾馱或令各府縣協濟照民雇價值酌中給之其沿途尖宿留頓之

顧道堂文鈔卷一

九

地或設立官店或民店官爲稽察防範停車之地或搭蓋棚廠以避風雨水深木茂禽魚自歸是在地方官之經理招徠矣北運之舟則天津登萊往來關東者不下數千艘仿南運之法雇用之亦不虞其短缺南自上海開船至崇明之張水洪卽所謂圓擔沙大洪也抵南蛇山放海經通州海州安東衛石臼所蘆山所夏河所各境而達膠州老山頭計程七百餘里由老山至青島淮子口計程七十餘里淮子口至馬頭計八十里自馬頭陸運循膠萊河埂而北經卽墨萊陽文登棲霞越分水嶺至萊州海倉口約三百里自海倉口入北海四十里至淮河口卽灘水入海處又名下營口五十五里至白狼河口三十里至瀾河口卽

唐渡河口三十五里至小清河口卽淄河門七十里至赫網口七十里至大清河口卽牡嶺口七十里至洋河口十五里至久山河口卽大沙河四十五里至奎兒河口三十里至大溝河口三十里至大沽河口入直隸界五十里至徐家溝七十里至杞溝百里至小直沽一百三里至丁字沽入大直沽河沿山傍岸明何廷鈺所謂無風可以驚行者也計自海倉至直沽八百餘里計自上海至直沽亦不過一千八百餘里既避黑洋風浪之險又無黃流阻塞之虞誠爲萬全無弊之法惟經費較之徑行陸運者必須議增何則南運自上海至膠州每石約以銀三錢爲率北運舟價大畧相仿每石已需銀六錢而車價則一車四馬

頤道堂文鈔卷一

十一

作四套計每套酌給銀四錢是每日需銀一兩六錢矣以一車十石按三站計需銀四兩八錢是每石需運費四錢八分也再加以南北建倉中途設廠之費并彈兵壓稽查之用又南北起駁需用口袋布袋過費麻袋疏而不堅擬用雙套麻袋以每袋一錢計之是每石又需加費二錢然長短牽算亦不過每石一兩三四錢耳至抵通之後則仍官爲經理交兌亦可以冀無誤而要若不若議開膠萊新河之爲得也膠萊新河之開始於元元專仰海運以靈山之東浮山勞山北至成山西至九舉大洋之險乃議開膠萊新河南自麻灣北至海倉三百餘里出北海以避之以淮子口伏石傷船因而罷運明嘉靖間海防道王獻議開馬

家濠以避淮子口伏石之險其時南北俱已挑通除潮水所至不須挑濬者百里應挑濬者百五十里應深挑者五十里所未開者分水嶺之三十里耳是以黃允恩有嶺山建倉之議也隆慶五年山東巡撫梁夢龍勸報海道疏曰計處膠河期通海運以佐河漕之急又云中段自膠州至海倉一帶海道與南北一水相通亦有島人商民船隻經行二十餘年堪以一體行運則膠萊河雖不全通而自有通利之處可見尙書劉應節擬節畧曰分水嶺未開者三十里今雖稍淤勢尙可因新河全形兩岸之土如膠一水中流若練下無流沙有無疏土諺所謂銅幫鐵底殆非虛語止有沽河一段積沙約長五里後議開壁溝河十二里

頤道堂文鈔卷一

十一

直接黑龍潭正所以避沽河之沙也又有白河一道當分水之衝積沙約長三里後議開船路溝八里正所以避白河之沙也又曰分水嶺地高於海面者二丈四尺四寸迤南則吳家口地高於海面者一丈五尺壁溝至麻灣地高於海面者五尺過此則與海面平矣迤北則崔家口地高於海面者一丈九尺趙家鋪地高於海面者九尺四寸劉家鋪地高於海面者四尺四寸過此則與海面平矣擬酌量地勢截水爲壩使壩壩水自爲平由此觀之是沙可避而水可壩石可鑿也

國朝雍正三年八月尙書朱軾 奏請開山東膠萊河運道

詔內閣學士何國宗會同山東巡撫陳世倌詳勘議奏以南海口潮水止至陳邨開北海口潮水止至新河開兩潮之隔不相通者中有二百餘里若欲南北通流必須漸次開鑿又以分水嶺地當水脊所恃爲分水之源者僅平度州之白河及分水嶺北之膠河與百脈湖然二河一湖不足以濟二百八十餘里之運道且以開挖勞費其議遂寢然以海潮之性論之遠者千里近亦數百里當日所謂至陳邨開新河開而止者蓋卽就當日所有之河形驗之河止則潮亦止此亦形勢之顯而易見者設令徑行開通安見南北往來潮水不互相灌輸也況有白河膠河之濟運也特數百年來漕運由河商賈由海此河積久湮塞亦事

順道堂文鈔卷一

七

勢所必然然故道可循河形可考前人之成說可稽志乘之圖畫可按能卽前人所未通之處鑿而通之濟運通商

試

國家萬世之利而湮塞已久驟復爲難則卽南北淤塞之故道先證明而疏通之水次近一里則陸運省一里之費待經費充足民力閒暇履勘地形博採輿論分水嶺之高可鑿則鑿之明王獻未竟之功可繼也不可鑿則避之元人八閘舊迹可循也或雖開而不能深通大舟不足以載則多造駁船三百里之地以舟運代車運所省實多雖非刻期可竟之功而不可不存此說以備採擇也海運之策持重者以爲險也膠萊河之議當局者以爲費且緩也於

今日事勢得中策焉南以舟楫之事責上海道北以舟楫之事責天津道中以陸運之事責登萊道以稽查彈壓責登萊副總兵不煩不擾而事集矣且言海運於今日較之前代有數便焉道則商船所行之路卽至便之程不煩更爲履勘一也船則各口沙船可以雇用不煩籌費另造二也人則沙民舵水熟悉海程不必更行募練三也費則以行月贈五漕截三脩屯租計之可得十之六七其不足者十之三四耳而此十之三四者與其隱爲浮勒上下相蒙滋訟端而長刁健不若准情酌理明加運費其酌加之法每畝酌加銀五分歸於漕項款下支用小民食德飲和酒

濡

順道堂文鈔卷一

七

愷澤當無不踴躍輸將特休養百餘年之久紳衿耆老且不知舊章爲花戶自運軍代民勞以致一漕之狡抗者如櫛訟者如麻誠使申明舊章以曉諭之使知雖增運費小民之受惠已多再責成紳衿大戶以爲之倡有觀望阻抗者罪之州縣再有浮勒者并罪之小民具有天良當無不急公從事則此一舉也不特漕運永無阻礙倉儲永無匱乏而破除積弊兼可以挽人心風俗而使之淳非特漕運之利也無非漕運之利也加以杜雷難刁捐之弊嚴短發偷漏之禁使嚮風趨事急公若私小試之而效則大試之大試之而效則徑行之增造舟楫廣募丁卒添設屯衛改置官屬雖江廣之漕咸歸海運可也而漕船以漸次而減

弁丁以漸次而刪舵水無藉之民不用於漕則用於河舉行非驟措置有方亦不虞其滋事且漕船漸減即可增置海船弁丁漸刪而海運大通之後有願領海運者仍可選用則但有改置之益無變更之患所謂萬全無弊之法莫過於此然後相度形勢博採羣議河臣因得從容以從事於脩防將見數年之內河治而漕亦治迨河漕並治之後兩運並行以期有備無患海晏河清

天庾充足豈非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福哉

海運三策以自上海開船運達天津爲第一策由上海舟運至山東膠州陸運三百里至海倉口入北海達直

《頤道堂文鈔卷一

十四

沽爲第二策開膠萊河舊道爲第三策第一策持重者慮成山之險第三策當事者慮籌費之煩切近可行互用第二策今先議試行則第一第二兩策可以並試如以十萬石徑運天津以十萬石運膠州轉運則經費無多而膠萊之車馬北運之舟楫皆不甚難倉廩亦尚可緩建也議所未備並條其說

書海運議後

余作海運議客有援明潘尙書季馴及國朝陸侍御隴其之說相難者潘之說曰海運之法作俑於秦效尤於元國朝已弃之策三代已前未之聞而以邱文莊所議爲未是此說非也三代以前王畿千里其外皆以分封各君其

國各子其民國之中郊野都鄙盡井分田地之所出足以給貢賦畜妻子非特無須海運亦并無籍河運也秦并天下變封建爲郡縣乃有琅邪負海轉漕飛輓之事此形勢異也自秦及宋建都之地距海遠遼金建都在北而東南未一至元人混一中夏定都燕京其時會通河未開則漕東南之粟以給西北舍海運將焉從明初都金陵僅海運以給兵泊遷都燕開運河以通漕其時猶不廢遮洋海運文莊議河海並行此於未事之先爲意外之慮真所謂善謀國者也又曰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爲便因歷舉元代失米最多之年以爲例此其說亦非也元之海運有多有少元海運之得失亦有常有變舉

《頤道堂文鈔卷一

五

一二之短以嘗什伯之長此刻舟求劍之論也如尙書言豈自河運至今竟無漂粟溺人之患耶文莊計漂溺之米充類至義之盡者也不如此不足見海運之可行也若卽尙書之言而充之則沿海水師可不必出哨而海中商船往來亦盡應禁絕然後爲萬全也此亦事之所不能者也又曰河運之費費在人所謂人亡人得損上益下之道此其說亦非也人亡人得損上益下亦顧其事之有濟否耳若其無濟則上雖損而下無益也文莊之言其時河運通利深慮遠慮而爲此議故曰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河渠少有塞滯此不來而彼來斯民思患預防之先計也如尙書言假令一旦河運阻塞雖不惜水衡之錢而數百萬之粟

莫能自致京師內外百萬之民嗷嗷待哺吾不知尙書處此將何策以置之恐損上益下未博虛名而先膺實患矣陸侍御之言則以給費私載之少慮敗舟逃卒之多因自古河運之難而不敢言海運此則未悉心經畫者也河運之難不能竟廢河運則海運之難亦在有以區處之區處失其宜河運未嘗無弊也苟得其宜雖海運亦復何慮而舍本論末亦未免拘于方也矣蓋尙書之職在治河河臣而讓海運失河臣之職矣故極言海運之弊而侍御之長在理學又其所處之時河患未如今日也故但言海運之難客曰然則如何曰試設一河運萬不能通之境而置文莊與尙書兩人於此俾當局者擇焉則命尙書治河必先

頤道堂文鈔卷一

七

與文莊謀國矣客曰善因併記之

附錄舒銑雲書

三年前承示海運議及書後一卷嘗攜行笈自隨頃在眞州竹里館夜坐聽雨人事屏絕始得臥而卒業洵異乎俗吏之所爲矣所叙運道攷證詳備其擬議亦皆與不佞意見略同及今河清海晏此事遂廢然而酒可不飲而不可不醉兵可不用而不可不備緘口於廟恐違盍各之義執裾於途又蒙未同之羞無已則仍與閣下言之抑波及又君之餘也蓋凡事必具兩說今有以海運爲可行者必有以海運爲不可行者之二說者一彼一此是猶兩小兒以大小滄熱爭日之遠近雖聖人不

能決矣然皆窮極其事理時勢之利害升降而未嘗深求其情與弊也則試進而妄言之邱濬曰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率率之勞潘季馴曰文莊計漂沒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此仁人藹如之言似矣而不盡然嘗攷元時歲運漂沒米數統計不過什之二三而此什之二三吾知其非盡漂溺也饕餮之嗜鷹犬之獵雀鼠之壯狙之伺蟻之封魚龍之變幻皆足以損此米數者特於運至之日胥謂之漂溺云爾夫米既漂溺必將歸責於其人則并其人而胥謂之漂溺亦既人米俱失矣於是乎有蠲除之詔有卹賞之典故或倉庾未實府庫先虛此則所謂弊也今運演黔銅鉛者往往師此故智然而

頤道堂文鈔卷一

七

潘季馴何以不主海運也曰季馴河臣也禹治河專治水今治河兼濟運使運可海而不必河河亦幾於毋治矣而季馴河臣也河不必濟運而河臣之權微權微則才斂才斂則功薄功薄則名不重勢不尊此又所謂情也故恫喝震驚之以盜賊風濤而不足者復又假仁義以文其意其意何居曰從此不言海運而已乃今之爲此說者非河臣也曰是盍且之鳥也鳥之鳴聲曰得過且過其諸畏難苟安者歟夫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聖賢也知其可而不爲之者其人當居何等游又曰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爲意外之慮高議中亦云今河務亦孔亟矣始則因河以誤漕而多守候牽輓之費繼則因

漕以誤河而停疏濬修築之功有旨哉斯較濬季馴之時其當議海運也尤急且即閘下之爲此議也距今又閱五稔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見冠而顧犬亡羊而補牢夫豈古人漫爲譬喻以誣來者今吾與子雖出處不同要皆歸於能言而不能行其能行者又不能言俱已夫杞人之憂天也洵愚然荷倚杵而壓已爲彼固無由遷逃也則亦不得謂之愚也野人之負隨也誠陋然果挾續而戰勝焉彼又未嘗受賞也則亦不得謂之陋也幸賜垂覽不宣舒位臧拜

錢叔美松壺畫贊序

吾杭門才之盛推許治中錢方伯家許氏因同年青士獲

頤道堂文鈔卷一

大

交菊船仲容玉年經厓昆季而蹤跡不若錢氏之密錢氏昆季衆余因同年東生得交謝菴叔美余在京師久謝菴叔美亦在京師久故於謝菴叔美視東生尤密嗣謝菴歸道山叔美走滇南余出都東生入翰林數人蹤跡亦遂如伯勞飛燕鴻水杳雲矣歲丁卯余改官江南其明年戊辰謝菴歸君小謝來試吏吳中刻謝菴遺詩竟見示又明年己巳叔美自滇南歸往來金陵吳門遂得復相見逾二年叔美哀輅題畫詩將付梓人寄余評定余惟詩之爲道楊子雲所謂雕蟲小技耳題畫之作尤詩之一端近于尋常贈答之作又出于畫成竹與無苦吟精思故工甚難吾杭鄭度三絕向推奚君鐵生其冬花菴遺詩吉光片羽佳

矣視畫猶有間今松壺以貴公子少年從宦萬里騎象百蠻求碧鷄金馬之神類漢王子淵所爲西溯我周南逾歐閩中年落魄爲棲輦下復避債萬里外往來古戰場顧所爲畫類文衡山尤深于北宋荆董諸家幽秀窈窕若花在春若仙在雲而其爲詩則又超妙清曠真氣往來上之追蹤太白大亦不失爲罕嘉州王龍標今卷中所載多半出於酒酣耳熱潑墨淋漓之後而其所詣如是豈非湖山靈秀獨鍾于斯人之筆端耶家曼嘗言鐵生往矣繪事之道近今不得不以此推袁余則謂海內詩人衆矣超妙清曠鮮有能及叔美者則所長豈獨畫耶謝菴之詩雄秀蒼涼邊塞諸作尤工東生之詩自然古澹尤善言情假令同時命筆恐尚須讓阿連出一頭地也許氏諸昆季青士工詩玉年善畫質以余言當非河漢余先後所得叔美畫碧成仙夢花海扁舟微之詩意溪山釣艇蕉林琴趣芙蓉樓讀畫各一雪鴻小影冊子十六有詩者三尚未厭余欲也更爲我作數頓當再援筆而記之

蕭曼叔經史管窺序

漢簡承秦火之後各守師法以說遺經宋儒專言心性名物象數略弼元明以來經術雜糅經史之學久束高閣若劉原父王深寧輩實不可見蓋古學之衰久矣本朝漢學之盛遠軼唐宋江南則顧亭林陸道威惠元龍仲儒父子浙江則朱竹垞胡臚明萬公擇李山兄弟乾嘉以來

定錢曉徵官曆最爲精覈余所夙夜服膺者則有若余師儀徵阮伯元中丞執友太倉蕭樊村明經阮氏說經之書若經籍纂詁十三經校勘記經邪寧經室文集久已海內風行家寶和璧矣明經爲官詹入室弟子自戊辰以來館余桂葉書堂其於九經三史之同異四部七錄之源流若網在綱如肉貫串閱七八寒暑叩之而未有窮也顧每稱其族父曼叔之賢誦其詩輒有新意心識之今年夏曼叔以所著經史管窺六卷乞序於余受而讀之知君根柢深厚所長不僅在詩明經稱之不去口非阿也君書於經史皆有考証雖不及前輩之博大每樹一義獻一疑輒出前人名論外有所作輒以質之明經不因行輩措意可謂好

頤道堂文鈔卷一

三

學也已余惟古學之復國初以來於今爲盛近年所見若王懷祖觀察之廣雅疏証段懋堂大令說文集解皆竭畢生之精力以成一書故其所作博而能精嚴而有體余之於經學也淺嘗思欲良孫盛何法盛以來十八家之遺文以注晉書浮沉官海碌碌曾未卒業又思古籍銷亡永樂大典中遺說猶有存者副本在翰林院佚二千卷全謝山邵二雲皆於中有所裒輯館閣諸君有能上書聖天子命寫書之官錄之並出內府正本校補完備爲海內七閣之藏俾好古者有所觀覽則古學之盛當必更臻明備惜與輩下貴人久不通音問徒持此議以待後之以古學自任者因讀曼叔書并識之

汪問樵遺詩序

嘉慶丙子夏子婦汪孀既乞余志其寡人天曆先生之墓又以令兄問樵遺詩乞余題詞余昔見問樵所作滄江虹月詞幽秀閒遠直入南宋人之室今所作詩復清麗如此雖少作爲多未盡合古人格律然天才英妙不可沒也問樵以薄宦從軍病卒於蜀銜其山川兼以軍旅必多悲壯恢奇之作惜乎散帙不可復見昔李昌谷身後之詩爲忌者投諸澗渾而流傳人間者至今與李杜並傳蓋斯文元氣自有不可磨滅者存歟余仲弟壽蘇亦以苦讀早卒所遺紅蕉館詩與問樵此冊相似讀問樵詩益使我唐棣脊今之感不能去懷余之在京師也問樵以謁選入都往還

頤道堂文鈔卷一

三

相左至今耿耿乃重以昏姻而又得讀其遺詩殆昔人所謂翰墨緣者則余與問樵神交之誼正不在把臂寒暄矣

上海縣志序

余試吏江左八稔矣江以南濱海之區若寶山常熟奉賢上海皆以奉檄至之大約形勝之扼要莫如寶山人物之秀麗莫如常熟風俗之醇樸莫如奉賢而兼之者則惟上海上海爲華亭所分縣大海濱其東吳淞繞其北黃浦環其西南閩廣遼瀋之貨麟萃羽集遠及西洋暹羅之舟咸亦間至地大物博號稱煩劇誠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也而其人物不微之遠徵之近則如趙璞函太僕祀昭忠之祠陸耳山副憲校四庫之書曹緄亭侍御蒙襲直之褒

其餘文采風流後先接踵則志不可以不作也余既謝事之次年邑士大夫貽書來索弁言余惟近之司牧視其所治之地若越人視秦人左肥瘠而民之視其長上亦若傳舍之客有數年而不相習者矣則書所謂豈弟父母者亦交相失也余之承乏也以癸酉三月其受代也月有四日耳民之疾苦未盡聞農桑水利未盡興也則以傳舍之客視予亦奚辭而邑之賢士大夫於予獨惓惓焉吾聞之排法華之牡丹歲輒走數百里相餉書院諸生之文寓書乞評閱者無虛月也夫余之迂拙不足道而邑之敦行而多情卽此可見矣其登拔萃科捷鄉舉捷南宮蟬聯鴻漸文治蒸蒸日上方與未艾也予之在上海也志局方枘始適

頤道堂文鈔卷一

三

年而告成今全志雖未及見而總其事者李農部心菴也同纂輯者皆邑之名宿也農部以名進士奉諱家居與同事諸子以邑之人爲邑之書其詳考而慎紀載視康海武功張采太倉諸志當無媿色予與農部爲京華舊相識其文名之美至今見重輦下諸子之文則又皆予素所心折雖未見全志其書之卓然可傳無疑也是爲序

頤道堂詩自叙

余東髮受書資質樸魯未嘗學詩嘉慶丙辰儀徵阮伯元先生視學浙江見余試作謂余曰子之文揚班儔也詩亦可及高岑王李若之何其不學也余家無藏書又里閭無師友之助因先生言始有嚮學之志觀書于市且鈔且讀

越二年戊午從先生入都明年己未又從至浙越二年又以計偕入都居京師者五年孫君古雲爲余刊碧城詩鈔所存藻飾之作爲多丙寅歸里門旋試吏院中轉饒河上鐵梅菴制府爾余佐宣防之役明年丁卯以河復叙勞改官江南遂至吳門婁東蕭君樊村來館於余論詩頗規余失始變舊習於舊作多所刪汰今年春病中無以遣日乃取韓孟王韋諸家詩讀之覺詩中之境若江河然源之去委不知其幾千里也若山嶽然巔之去麓不知其幾千仞也往返尋繹稍有所得又刪舊作存十之七余之從伯元先生遊也久蕭君之館余者今亦八年所得緒論爲多先生之論詩也曰作文之道不盡自文出作詩之道亦不盡

頤道堂文鈔卷一

三

自詩出自古未有不求根柢於六經諸史而可以自立者蕭君之論詩也曰詩必理足而後意足意足而後氣格生焉篇終而不識命意之所在是理不足也是妄作也兩君之論詩如此雖不可以眩漢魏唐宋以來之詩人然持論其最勝矣白香山與元微之書論李杜詩品舉少陵忠愛沉著之語及畱花門塞盧子諸目其自編詩以諷諭之作列爲一體其論甚正余詩雖不敢謂力追古人然持此以自繩檢較少作頗有不同則師友啓迪之功有造於余也大矣余學詩至今垂二十年所爲詩約五千首刪定之爲二千首編二十卷因序其甘苦及師友之益著於篇

蕭樊村傳

嗟乎聖人刪定六經以教萬世而詩居其一豈不以析理明道爲根本哉吾於亡友蕭君子山之作見之矣始予居京師先後七八年得盡交當世賢豪長者及來江左於婁東得二人焉其一曰彭君甘亭其一卽君初余子裴之有志於爲文將延彭君教之適中丞胡公耳彭君名書幣敦迫余乃不果延繼乃得交蕭君於吳淞叩其所學浩然若長江大河一決千里瀾漫而不可窮極也初不自言其詩既見余京師所刊本不置可否叩之曰君詩非不佳特理不足耳理不足則骨不堅氣不渾澤不古色不蒼矣余聞之若夢魘之忽醒也若聞晨鐘之動於心也索觀所作殘緣斷緒僅有存者因與約曰君評余詩良砭也吾將變

頤道堂文鈔卷一

五

舊習以古人爲歸君亦勤自收拾毋再弄擲矣君聞余言而善之乃晨夕孜孜補亡錄舊閱十二年而遂至於今年余攝篆崇明攜刻工十餘人刊所作爲頤道堂詩君爲敘之君渡海視余余復與君約曰吾詩刊竟行爲君刊其速自校讐也君乃屬吳江周君錄爲副本錄未竟而君病甫竟而君死矣豈不哀哉編纂既成受而讀之眞所謂骨堅氣渾澤古色蒼者也眞所謂理足者也余所交海內詩人衆矣析理明道上合聖人之旨惟君僅見是眞可爲後世學詩者法設天假之年不特君詩當更有進而炳燭之明或不至以此自域而惜乎蓋我者僅止此也抑聞之婁東固詩藪也鳳洲建漢魏之標梅村循長慶之軌梓亭以

忠孝立體敬亭竹素以中正懸的彭君負海內重名數十年於茲矣繼蕭君而益我者其能無望於彭君耶

顧竹嶠詩敘

有詩人之詩有才人之詩有學人之詩漢魏以來陶之沖淡鮑之俊逸小謝之清華王孟韋柳之雋永澄澹詩人之詩也陳思之沉鬱康樂之生新太白東坡之曠逸明秀才人之詩也韋孟之諷諫張華之勵志少陵之時事香山之諷諭邵堯夫之溫厚陸放翁之忠愛元遺山之瞻懷故國學人之詩也 國朝詩人輩出踵武前代亭林桴亭爲學人愚山漁洋爲詩人梅村迦陵爲才人乾嘉以來於斯爲盛並世諸賢略可屈指爲詩人之詩者則有我師儀徵阮

頤道堂文鈔卷一

五

雲臺先生無錫秦小峴司寇蒙古法梧門祭酒山左李石桐少鶴兄弟萊陽趙北嵐山陰邵夢餘嘉興吳澹川長洲王惕甫彭秋士吳枚庵太倉彭甘亭華亭姚春木江西樂蓮裳吳蘭雪吳江郭頻伽海昌查梅史錢塘厲樊榭袁簡齋吳穀人朱青湖馬秋藥錢謝庵東生叔美兄弟屠琴鳴從兄曼生爲才人之詩者則有武進黃仲則陽湖趙甌北洪稚存湘譚張紫峴會稽商寶意大興舒鐵雲嘉興王仲瞿揚州汪劍潭竹素竹海父子遂寧張問陶金匱楊蓉裳荔裳兄弟金華周筍雲丹徒嚴麗生常熟孫子瀟吳江趙艮夫爲學人之詩者婁東蕭樊村一人而已吳江顧君竹嶠以高伉之才爲博通之學少歷燕趙齊晉之區銜其山